

皇帝的新装

The Emperor's New Suit

[丹麦] 安徒生 著

皇帝的新装

「丹麦」安徒生 著

袁健琳 温荣耀 容新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帝的新装/(丹)安徒生(Andersen, H. C.)著;衷健琳,温荣耀,容新芳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5辑)

ISBN 7-80179-152-5

I. ①皇… II. ①安…②衷…③温…④容… III. 童话—丹麦—近代 IV. I53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22 号

皇帝的新装

译者:衷健琳 温荣耀 容新芳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83.375

字 数:4766 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52-5/I·005

定价:375.00 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皇帝的新装》是安徒生童话的优秀代表,也是世界童话杰出的代表。

对于安徒生(一八〇五—一八七五)的名字,可能是家喻户晓。他是丹麦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生前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随着他的作品日趋为人们所了解,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越发为人们所认同。毕竟历史是检验一个文学家的最客观的尺度。

《安徒生童话故事》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童话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儿童最喜欢阅读的书籍之一。安徒生的童话影响着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它的艺术魅力究竟何在呢?首先,是这部作品的奇特的想像和极其优美的语言。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一切都变得如此美丽、凄婉,无论是天使、巫婆,还是小动物、小植物,一个个都如此栩栩如生,生动有趣。儿童对现实世界的奇特想像,在这里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和完美的阐释。当你读到它的时候,就漫步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一切都显得如此美妙。我想,这种精神的愉悦不仅仅是适合于儿童的,同样也适合于成年人,因为人对完全自由的向往,是人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需要,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的,甚至会更加有所增长。其次,这部作品所歌颂的真、善、美,是一切人的共同理想。整部作品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它采取浪漫主义的手法,揭露和声讨人性中间丑恶和虚假的一面,讴歌人性中善良和诚实的一面,高扬为人类的美好品德牺牲一切的精神,这是对人性的讴歌。《皇帝的新装》

更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

我们重新翻译这本著作,是希望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让人们还有一片真实的、合乎人性的天空。

目 录

皇帝的新装	(1)
起一点作用	(5)
老栎树的圣诞梦	(12)
新旧识字课本	(17)
沼泽国王的女儿	(22)
赛跑的动物们	(55)
响钟的深渊	(57)
狠毒的王子——一个传说	(61)
贵族和几个女儿	(63)
踩着面包走路的女孩	(73)
看守塔的奥列	(80)
第一次拜访	(81)
第二次拜访	(84)
安妮·莉斯贝	(86)
说闲话的孩子们	(95)
珍珠链	(97)
墨水壶和笔	(103)
躺在墓里的孩子	(105)
两只骄傲公鸡	(109)
“美”	(112)
发生在沙丘上的故事	(118)
演木偶戏的人	(150)
哥哥和弟弟	(154)

古老的教堂钟——为席勒纪念册而作	(156)
十二位乘邮车旅客	(160)
甲虫	(164)
不会做错事的老头	(172)
雪人	(177)
养鸭场	(182)
新世纪的女神	(188)
雪姑娘	(193)
一、小洛狄	(193)
二、走向新的家	(199)
三、叔父	(203)
四、巴贝德	(206)
五、在回家的路上	(215)
六、拜访磨坊	(216)
七、鹰巢	(220)
八、客厅的猫透露出的消息	(222)
九、冰姑娘	(224)
十、巴贝德的干妈	(226)
十一、表哥	(228)
十二、妖魔	(230)
十三、在磨坊主的家里	(232)
十四、夜里的梦幻	(234)
十五、结尾	(236)
蝴蝶	(240)
最后一天	(243)
完全是真的	(246)
天鹅的窠	(248)
好心境	(249)
伤心事	(252)

各得其所	(254)
小鬼和小商人	(259)
一千年之内	(262)
柳树下的梦	(264)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275)
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	(278)
她是一个废物	(281)
最后的珠子	(287)
两个姑娘	(289)
在遥远的北极	(290)
钱猪	(292)
依卜和小克丽斯玎	(293)
笨汉汉斯	(302)
光荣的荆棘路	(305)
犹太女子	(308)
瓶颈	(312)
聪明人的宝石	(318)
没有画的画册	(329)

皇帝的新装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皇帝，他特别喜欢穿漂亮的新衣裳。他只图穿得好看，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衣服上了。他并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喜欢臣民，除非为了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他会偶尔乘着马车去逛公园。他每过一个钟头就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都会说：“皇上在会议室。”可是人们一提到他时，就会说：“皇上在更衣室。”

他的国都里，居民生活得很美满。每天都会有许多外国人人城。这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自称是织工，他们自夸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出的最漂亮的布。这种布的图案与色彩不仅是特别好看的，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独特的功能，那就是凡是愚蠢的或不称职的人，都看不见这种衣服。

“那正是我需要的那种衣服。”皇帝心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便可知晓在我的王国里哪些人称职，哪些人不称职；我便可分辨哪些人是智者，哪些是傻子。是的，我得叫他们赶快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金子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立即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了两架纺织机来，装成在工作的样子，可他们的织布机是空空的。他们一再要求皇上调拨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藏到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的织布机上辛勤地工作着，一直加班到深夜。

“我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布究竟织得怎么样了。”皇帝过几天后想。可是，他立刻又想起了不称职或愚蠢的人是没能力见到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放心的。他相信他自己，虽然这样，他觉得还是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合适。全城人都听说这种布料有一种奇特的功能，所以大家都盼望能趁这个机会来检查一下，看看

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傻、多笨。

“我想派诚实的老大臣去织工那儿视查一下，”皇帝想，“只有他才能看出这布料是什么样，因为他这个人十分聪明，而且谁工作也没有他那么勤勤恳恳。”

因而这位善良的老大臣就去了那两个骗子的工作现场。他们正在空空的织布机上忙碌着。

“这是怎么啦？”老大臣想，把眼睛睁得老大老大。

“我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他不敢出声。

那两个骗子请他到跟前去，并且问他，布的花纹是不是很漂亮，色彩是不是很鲜艳。他们用手指着那架空空的织布机。这位可怜的大臣把眼睛瞪得不能再大，可他还是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织布机就是空的。

“我的天啊！”他想，“难道我是一个笨蛋吗？我以前可是很自信的啊。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事儿。难道我不称职吗？——不行，我决不可以让别人发觉我看不见布料。”

“哎，你不想提点意见吗？”一个骗子说。

“啊，漂亮极了！真是太漂亮了！”老大臣赞赏说。他戴着眼镜仔细瞧，“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绚丽的色彩！是啊，我将要对皇上说我对这布十分满意。”

“好，我们听到您的话就放心了！”那些罕见的花纹和色彩描绘了一遍，还添加了一些形容词儿。这位大臣非常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到宫中时，可以照样背给皇上听。他如此办理。

这两个骗子又要了一笔钱，还有很多的生丝和金子。他们说是为了织布用。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藏起来，连一根线也不放在织布机上。可是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机架上忙碌着。

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另派了一位称职的官员前去察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工了。他的运气并不比那位老大臣好：他瞪大眼睛，可是那两架空空的织布机让他一无所获。

“你看这匹布好不好看？”两个骗子问。他们描述一些美丽的

花纹。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花纹。

“我不应该是愚蠢的！”这位官员想，“也许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高的官职吧？这真可怕，但我决不能让任何人发觉！”因此他就把看不见的布夸奖了一番，同时还对他们说，他非常满意这些美丽的色彩和美妙的花纹。“是的，的确是太美了！”他回去禀告皇上说。

城里的人都在议论这奇特的布料。

当这布还没下机的时候，皇帝很想亲自走一趟。他挑选了一群忠诚的随员——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称职的大臣。就这样，他们到达了那两个骗子住的地方。这两个家伙正全神贯注地工作，可是一根丝的影子也见不到。

“您看这个好看吗？”那两位称职的官员问，“陛下您请看，多么漂亮的花纹！多么绚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并不存在的布，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会看见布料的。

“这是为什么？”皇帝心想，“我什么也没有见着！这真是太荒唐了！难道我很蠢吗？难道我没资格做皇帝吗？这真是我有史以来碰到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太妙了！”皇帝说，“我表示满意！”于是他点头赞赏。他假装很仔细地看看布料，因为他不愿意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不过，他们也依照皇上的话说：“啊！真是太美了！”他们建议皇上用这种奇特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裳，穿上这衣服去主持一个即将举行的游行大典。“真美丽！真精巧！真是妙极了！”每人都随声附和道。皇帝赐予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爵位和一枚金色勋章，而且还封他们为“御聘织师”。

第二天清早，游行大典即将举行。在前一天晚上，这两个骗子干了一个通宵，点燃十六支蜡烛。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上夜班，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们假装把布料从织布机上取下来，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来回晃了一阵子，然后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番。

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衣服完工了！”

皇帝亲自领着他的一群高贵的骑士们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了一只手，仿佛他们手里拿着衣物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这是上衣！这是袍子！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穿上它的人会以为身上什么都没有——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太棒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

“现在请陛下脱下旧衣，”两个骗子说，“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下穿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这两个骗子装着把他们刚刚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穿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里弄了一番，好像是系上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据。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又转，还扭了几下。

“老天啊，这衣服真合身，款式真新奇。”大家异口同声说，“多么漂亮的花纹！多么绚丽的色彩！这真是一件高贵的衣服。”

“大家已经在外面把华盖准备完毕，只等陛下穿好衣服，就可打起来进行游行了。”典礼官说。

“行了，我已经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适吗？”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扭一扭，因为他想让大家看出他在专心地欣赏他美丽的衣服。

将要托后据的内臣在地上划拉几下，然后站起身大步往前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知道他们实际上什么东西也看不见。

就这样，皇帝赤身露体在那个富丽堂皇的华盖下开始了游行。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称赞说：“哇！皇上的新衣真是太美了！他上衣下面的后据是那样地华丽！衣服是多么地合身！”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发觉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因为这样就会显露出自己愚蠢或是不称职。皇帝所穿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众人如此赞美。

“可是他身上什么也没穿呀!”一个小孩忍不住叫出声来。

“老天啊!你看这天真的孩子!”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悄悄传了开来。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什么也没穿!”

“他事实上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这样说。皇帝有点害怕,因为他觉得老百姓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他还是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完整结束。”因此他还露出那副骄傲的神情,他的内臣们尾随在他后边,手中还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据。

起一点作用

“我要做出点儿有用的事儿!”五兄弟之中最大的一位说,“因为我要成为一个世界上有用的人。只要我能发挥一点作用,哪怕我的地位因此会很低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情愿这样,因为这总算是一点成绩。比如,做砖我也愿意去,因为这是人们非要不可的东西!我也算真正做了某些事情了!”

“但你这一点算什么有用的事儿?真是微不足道!”第二位兄弟说,“这跟啥都没做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种手工艺人的工作,机器也可以做得出来。哎,我觉得做一个泥瓦匠倒还不错呢!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工作;我要这样办。这样你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了:你可以参加一种同业工会,成为一个市民,有自己的会旗和自己的酒店。你可以自由地到这种酒店去喝酒聊天了。是的,如果我的生意好的话,我还可以雇一个帮手。我还会给别人当师傅,我的太太也可以成为一个师娘了。那才是有用呢!”

“我认为这一钱不值!”第三位兄弟说,“因为这是列在阶级之外的东西。城里头没有那么多的位于‘师傅’之上的阶级。你可以是一个正直的人;不过去当一个什么‘师傅’,你仍然不过是大家所

谓的‘平民’罢了。不，我知道还有东西比这更好的。做建筑师是我的目标。这样，我就可以进入艺术和想像的领域，那么我也可以跟文化界的上层人物并列了。从头开始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坦白讲出来，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我要先当一个木匠的学徒。我要戴一顶便帽，虽然丝织礼帽才是我平常戴习惯了的。我要替一些普通人跑腿，把啤酒、烧酒给他们买来，同时让他们把我称为‘你’——当然这不太好受。不过我可以把这整个事儿当做一种表演——一种化装表演。以后——这也就是说，当我成了师傅以后——我自己的路就出现了，别的人都不在我的眼下！我会有专门的地方去上学，去学绘图，成为一个建筑师。这才算有点作用呢！非常有用的成绩！我将会变成‘阁下’和‘大人’。是的，一个个头衔就会加到我的名字前面和后面去的。我将像我的前辈一样，不停地建筑。这样的事情才可靠呢！我所要做的一点成绩就是这样，很好吧？”

“不过你的所谓的一点成绩对我说来算不了什么！”第四位说。“我决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模仿者。我是一个天才，比你们所有的人都高明！我要做的是新型的建筑设计师，创造出新的设计思想，使建筑适合于各国的气候、材料、民族性和我们的时代的趋势。另外最特别的是会有一层最能表现我天才设计的楼！”

“但要是材料和气候都不对那怎么办呢？”第五位说，“这样可就糟了，这两样东西就大为重要了。至于民族性，被过分夸大之后也许就虚伪起来了。时代也可以变得疯狂，正如青年时代一样。完全可以认为，不管你们怎样自命不凡，你们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随你们怎样吧，我决不跟你们一样。‘旁观者清’，我要站在你们旁边，只是研究你们所做的事情。每件事情总免不了有错误。我将挑剔和研究错误，这才最最重要，最最有用的！”

他如此说就会如此做。关于这第五位兄弟，大家都说：“这人颇有点道理！他有一个很好的头脑，但他却没做任何事情！”

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算是“重要”。

你会说这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但是只要世界存在,这种故事是不会有结尾的。

然而讨论了一番之后,他们究竟做什么了呢?什么也没有做!请听下去吧,现在书归正传。

大哥最后去做砖了。他发现每块砖做成以后,可以赚一块小钱——一块铜做的钱。铜钱虽小堆在一起就成了一块银亮亮的大洋。无论在什么地方——在面包房里也好,在屠户店里也好,在裁缝店里也好,你只要是拿着这钱去敲敲门,门就会应声而开的。于是你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你看,这就是砖所能做到的事情。砖可能会被弄碎或弄断,虽然如此,用处还是很大的。

玛珈勒特十分穷,她很希望在海边的堤岸上造一个小屋子。那位做砖的大哥送给了她所有碎砖头,此外还送给她少数的整砖。这是因为他心地很善良,虽然他除了做砖以外,没有干出什么别的了不起的事来。穷女人玛珈勒特就自己动手修房子了。屋子很小,那个惟一的窗子也很狭窄,门也很低,草顶也不太漂亮。然而它可以遮风挡雨,而且是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海的浪花冲击着堤岸,咸泡沫洗刷着屋子。但那屋子却毫不动摇,虽然那个做砖的人已经过世了,化为尘土。

是的,那第二个兄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建筑方法,因为他已经学习过这行手艺。他学成出师后,就背上他的背包,唱起一支手艺人的小调来:

在年轻的时候我要到处跑跑,
住在他乡就跟住在家里一样。
我的手艺它就成了我的钱包,
我的青春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然后我要回来看看我的故乡,
由于我对我的爱人这样许诺。
好,这行手艺是很有出息啊,

我要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师傅！

当然这就是事实。当他回到家里以后，他就在城里成为一个师傅了。他不停地修建，建好这幢，又建那幢；他建筑了一整条街。这条整齐的街非常好看，使这个城市增光不少。后来为表谢意，别的房子建了一幢小房子给他。不过房子怎么能建筑房子呢？假如你去问它们，它们当然不能回答。但是人能够回答：“那是整个一条街为他建造的一幢房子嘛！”

这幢小房子的地是土铺成的，不过当他跟他的爱人在那上面跳舞的时候，这土铺的地就变得非常光滑。这是很美丽的，比得上最贵重的挂锦。这是一幢美丽的房子，幸福的老二夫妇就住在那里，外面飘着一面同业工会的旗帜。伙计和学徒都喊：“恭喜！”是的，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后来他也去世了。不过他也算做出了一点儿成绩。

老三做的是建筑师，他回来了。他曾经当过木匠的学徒，常常戴着一顶便帽，专职就是跑腿。不过他后来进了一个专门学校，爬上了建筑师、“阁下和大人”的地位。那个名匠师傅就是他哥哥，整条街为他建筑了一幢房子。现在这条街当然就用他老三的名字来命名了，而街上最美丽的一幢房子也就是他的房子。这可以看做一点成绩，而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很长的头衔。他的孩子被称为少爷。他的太太在死了以后成了贵妇人。这件事情整个看来成绩不小！他的名字，现在是本街的名字，挂在街头永垂不朽，而且挂在人们的嘴上。这真应该算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四位，那位天才，也回来了。他要发明创造性的新东西，此外还要加上一层楼。不幸的是最高那层在修建时塌下来了；他从上面倒栽葱一样掉下来，跌断了脖子。但是人们却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同业会的旗帜飘起来了，音乐也响起来了。报纸上印了许多颂辞，街上的辅道上撒满了鲜花。三篇追悼的演说不

知是谁写的，一篇比一篇长。他很是为这高兴，因为他素来就喜欢人家谈论他。一座纪念碑塔后来为他建在了坟上。它只有一层楼，不过也很是可以作为一点成绩！

现在第四位兄弟跟前面三位一样，也死掉了。不过作为批评家的最后的那位兄弟活得最长。按道理好像也该如此，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下最后的定论。就他而言，下最后的定论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他那副头脑是大家公认的好！现在他的时间也到头了：他死了。跟前几位一样来到那天国的大门口。在这儿，人们总是成双成对地往里走！这儿还有另外一个灵魂，也想走进去。这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自己造房子的穷苦女人。

“跟我同时而来的是这样一个寒伦的灵魂，其目的莫非是要作一个对照吧！”批评家说。

“啊，老婆婆，请问你是什么人？”他问，“你也想进去么？”

老太婆朝着他恭敬地行了个礼。她以为现在跟她讲话的这个入就是圣·彼得。

“我这个穷老太婆没有什么亲人，”她说，“我就是住在堤岸上的老玛珈勒特！”

“那我问你，你曾做过什么事吗？你完成了一些什么工作？”

“在人世我觉得什么事也没有做！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叫这门为我打开的事情。若是有人会放我进去，那真是做了一桩好事！”

“那你是如何离开人世的？”他问，其目的无非是想说几句消磨时间的話，因为站在门外干等并不舒服。

“是的，我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下面的！我最后几年又穷又病，连爬下床都不能，更别说到那严寒的屋外去。那个冬天真是冷极了，不过现在总算熬出头了。有几天是很风平浪静的，但是非常寒冷，我相信你也是知道的。海上眼睛所能望见的地方全盖满了冰。城里人都来了，跑到冰上面；有的在举行他们所谓的溜冰比赛，有的在跳舞。我敢肯定他们还在听音乐，吃茶点。我睡在我那个寒伦的小房里，他们的喧闹声就响在耳边。